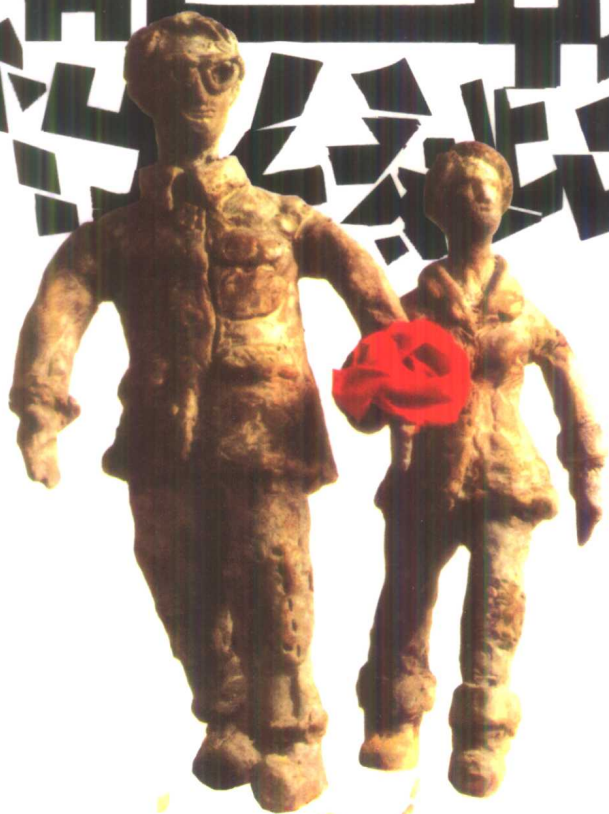


柯云路



柯云路
牺牲

柯云路



柯云路 牺牲

顺

国

大

大

大

泽

路

19.8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牺牲/柯云路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ISBN 7-222-03002-6

I. 牺… II. 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6602 号

责任编辑: 李 巍 马 非

特约编辑: 朱 林

封面设计: 西 里

牺 牲

柯云路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10 千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 000

ISBN 7-222-03002-6/1·804

定价: 19.80 元

本书写了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男主人公为思想自由的牺牲让人对那段历史有种种联想，而女主人公为爱情的牺牲经历，则使本书成为最感人的爱情故事之一。

一个女孩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向往和追求着她天堂般的爱情，走的却是通往地狱的道路。本书将她的心理历程以延绵不断的长镜头细腻地记录了下来；它的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深刻揭示，大概会使所有的女孩和成熟的女性都能重新体验自己从十五六岁时开始的爱情心理。

小说以罕见的典型个案诠释了女性人格成长的隐秘轨迹。

中国第一部神秘小说

船 贼

尚国顺 著

中国第一部游戏散文系列

陪你游戏（上 下）

闻树国 著

中国第一部漫画小说系列

美国“总统牌”马桶

齐天大 著

马桶经理退休记

齐天大 著

柴六开五星 WC

齐天大 著

中国第一部西部牛仔小说

拐·拐·拐

杨育泽 著

柯云路最新情爱长篇小说

牺 牲

柯云路 著

每本定价：19.80 元

责任编辑 李 巍

马 非

特约编辑 朱 林

CONCEPT 设计工作室

装帧设计 西 里

电脑制作 胡元青

一个女孩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向往和追求着她天堂般的爱情，走的却是通往地狱的道路。本书将她的心理历程以延绵不断的长镜头细腻地记录了下来：它的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深刻揭示，大概会使所有的女孩和成熟的女性都能重新体验自己从十五六岁时开始的爱情心理。

小说以罕见的典型个案诠释了女性人格成长的隐秘轨迹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7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0
第五章	39
第六章	51
第七章	62
第八章	75
第九章	88
第十章	106
第十一章	126
第十二章	143
第十三章	161
第十四章	172
第十五章	190
第十六章	202
关于《牺牲》的缘起资料	210
缘起资料一：梅林山庄	216

缘起资料二：死亡之谷·····	244
缘起资料三：托尔斯泰情结·····	281
缘起资料四：柯云路：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 夏 榆	291
后 记·····	297

引言：背景资料 A

阿隆在风雪中来北国山区，寻找他要寻找的故事。

雪花弥漫了天空大地，起起伏伏的银白在空间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体积：有牛臀一样安静的拱形山坡，波浪一样起伏的远山，朦胧又险象丛生的小城，还有一个未被白雪盖严的黄土堡墙圈起来的村落影影绰绰在远近的山上山下。阿隆觉得自己像盲无目的的黑蝌蚪迷失在白色的奶液中。

锋利的寒风中，阿隆双手插在衣袋里，夹紧了黑皮夹克。雪花扑在脸上，留下冰凉的印迹，像一把雪白冰凉的巨大拂尘漫天拂来。他像一段瘦高的黑木踽踽独行在风雪笼罩的大路上；偶尔驻足，又像一根被人遗忘的石柱竖在旷无人烟的北国风雪中。

他看清楚自己了：一个再世俗不过的人立在天地间。身体瘦而热烘，随着呼吸能觉出根根肋骨起伏着，鼻腔里喷出的热气带着浓重的烟味，面孔蒙着让人感到陌生的黧黑。整个身体隐在黑暗中的他，只有一双铁一样发着白光的眼晴直愣愣地看着外面。

在这布满空旷诗意的风雪中，他却梦幻一般想到，自己不过是一个从小荒凉寂寞的穷孩子。

黑暗中，他可以听见房梁上面响过的每一点声响，老鼠的游蹿在他耳中像敲鼓般清晰。当老鼠的声音由近及远消失之后，黑夜里就有更耐人寻味的声音响起来，无数的脚步在黑暗中奔忙，每一条道路都被一层层脚步声覆盖着。他在黑暗中谛听着现在和过去的故事，今天的人昨天的人都在黑暗中奔跑着。他觉出空气

的紧张，同时想到扑朔迷离的城堡，想到田鼠迷宫一样的地洞，还想到孜孜不倦在山林和田野中捕猎的豺狼，也想到创建帝国兴亡业绩的人物，也想到神经错乱与正在吃人的狂人，还会想到鬼影憧憧的石头城。那里街道如枯燥的布景，行走的人如太平间里的死尸，当他们在灰色的街道中移来移去时，人人没有面孔。

阿隆咬了一下牙，牙关的感觉使他获得风雪中自我的真实感。眼前的风雪或许是梦幻的，拨开风雪的笼罩，这块北国山区大概才会更真实地浮现出来。

故事也开始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只不过那是一个雪已经落静的清晨，天还是铅灰色的，大雪从南到北将周围几百里的山区盖严了。若是太阳照下来，就会像银子一样发着金属的光亮。阳光没有露出来，它就安安静静地像一幅无边的白地毯，将起伏的群山田野村落铺盖。只不过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的北国山区的人们不会有这样奢侈的联想，远近的村庄就在静悄悄的寒冷中醒过神来。

穷地方有穷地方的梦。黄色的堡墙，稀疏的秃树，一孔孔睡眼惺忪的窑洞，一条条无精打采爬动的石头路，都从黑夜恍惚的梦中露出面貌来。公允地说，山村里的人钻出窝来，看见大雪有着农家人的喜悦。雪好厚哇！我们的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就在这个有点诗意的清晨从马堡村出发去城里。他们之所以走一路，是命运的一个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安排，按照我们现在已知的故事结局，这个安排很可能已经注定了他们的一生。

女主人公叫秋妮，并不是我们着意的描写，她确实是一个好看的姑娘。当她穿着不新不旧的小花棉袄挺有劲地走在雪地上时，你远远地就能觉出她那十五六岁女孩特有的生命活力。她是要去城里看舅舅，城里一所中学的校长。这样，她就和同样要去

城里的男主人公顾克同路了。

顾克是在北京念书的大学生，放寒假回老家看望住在马堡村的爷爷。今天一早，他要赶到城里坐火车回北京。当他踏着雪一步步走上坡顶时，可以看见他瘦高的身体和一张老实而拘谨的瘦长脸，那张脸直上直下的线条除了给人认真的印象，还给人呆板固执的印象，远远看去很像木偶戏里的人物。

当顾克和秋妮踏着厚厚的雪穿过村子朝前走时，我们觉出了在这白茫茫的山村清晨中他们洋溢的清新的兴致与快活。那是彼此激发的一种情绪。不管顾克自觉不自觉，和全村最漂亮的姑娘一道踏着大雪走几十里路去城里，自然让他心中暖洋洋的；而在秋妮眼里，一个远在北京念书的大学生更有着令她十分兴奋的丰富意义。

一出村，他们就遇到一条狼，确切说是看见了雪地上溜狼的足迹。狼和狗的足迹该没什么分别，但这穷山村里没有多余的口粮，很少养狗，再说，他们很快便看到了狼的粪便。顾克指点着似乎还在冒热气的粪便说道：“这是狼粪，里边有动物的毛。”说着，他警觉地四处张望。秋妮也觉出了紧张，两人不约而同地往回看了看不远处的村庄，生发一丝退缩的怯意。

但很快，顾克就坚定地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昂着脸说道：“咱们两个人，不怕一条狼。”他四处张望了一下，跑过去将路边一棵枯死的小树折断，变成一根张牙舞爪的木棒，又将折下的树枝勉强编成一个大大的圆环，放到秋妮手中。秋妮疑惑地看着他，顾克一指手中的木棒，又一指秋妮手中的大圆环说道：“你不知道，狼一怕棍棒二怕圈。”说着，他们便雄赳赳地左右张望着朝前走了。

那条狼似乎在远远的雪地上出现过，像一个黑色的小坟堆，又像一个一动不动的树桩，后来动起来跑了几步，远远地瞪着眼

看了看拿着棒举着圈的一男一女，一动不动地思忖了一会儿，就不紧不慢地消失在远远的雪地中。

一路上坡下坡、翻山越岭，有的是一男一女的说话，上坡下坡自然而然的手拉手，有的是青春气息的相互蒸熏，还有就是男孩女孩之间必然发生的奇妙感觉了。这一切春意盎然地漾满他们的心头，其实又再平常不过。

临进城时又穿过一个挺大的村庄，已是阳光耀眼的中午时分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给他们一路做伴增添了一个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意义的情节。在一个麦草垛旁，巡弋着一群鸡，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与五六只恭恭顺顺的母鸡。麦草垛旁的雪大概被人扫过，黄土地上蔓延着一些麦草，母鸡们在安安静静地一下下啄食，公鸡趾高气扬地昂首立在那里，似乎在展望世界，又似乎在守卫鸡群。偶尔，它也突发奇想地双爪乱刨一阵，又似不屑，就昂首一下下抖着血红的鸡冠，眨着眼东看看西看看，突然发狂地以一只脚为轴心原地打起转来，接着，就很权威地踩到了一只母鸡的身上。那只母鸡晃了晃，便老老实实趴在了地上，而公鸡便抖抖地踩在母鸡背上做它的文章。

秋妮知道公鸡在干什么，脸一红头转了过去，继续朝前走。顾克却认真地盯了几眼，见公鸡从母鸡身上下来，抖了抖羽毛又昂首立在那里时，才转过头与秋妮说道：“你知道那是干什么吗？”秋妮的脸更红了，眼睛扑闪闪地看着前面说道：“不知道。”

顾克一边走一边认真地说道：“它们是在交配。有了公鸡授精，母鸡下的蛋才能孵出小鸡。”秋妮咬一咬嘴唇，红着脸朝前走，她知道顾克在大学学的是生物系。

现在，我们有必要将北国山区做一点简单介绍。

之所以叫北国，是由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经

有一个叫做北国的小国，它的势力范围像历史上一切国家的版图一样有过伸缩，就像显微镜下看到的变形虫一样时大时小。根据各种历史遗迹，也只能确定一个大概的范围，这个范围和现在北国山区大体相同。

这里有一大片山，上百个山头，又有一道道山谷，横七竖八无规则又有规则地摆成一块地貌。山谷不过是水雕刻出来的造型，几亿年水的冲刷造成了奇奇怪怪的沟壑。山谷最终又汇成了一条时而干枯见底时而汪洋泛滥的北国河。河边平坦的高地上，就有了北国城。

翻旧为新的变化在北国城几千年的历史上几经反复，它不断被战火摧毁，又不断苟延残喘地重建起来，多少有点像人面狮身像冷漠地蹲在群山的环抱中。最后一轮战火滚滚燃过之后，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又把它从颓垣废壁中建设起来，北国城便成了整个北国山区的首府。

在20世纪60年代，北国山区又叫做北国地区，辖着远近七八个县，最近的县就是环卫北国城的北国县。

在北国县境内，有一些历史上稍有名气的地名：月亮山，芦花崖，黄羊寨，草帽岭，黑狼谷，黄龙镇，还有就是秋妮所在的那片农村，叫七家堡。所谓七家堡，就是七个被堡墙围起来的村庄：马堡，李堡，乔堡，孙堡，赵堡，顾堡，贾堡，它们错落有致于草帽岭的山脚下、山腰上和山顶上。

站在北国城远远望去，就能看到七家堡朦朦胧胧的村影和人烟。

七家堡又叫七家堡公社，是北国县的下一级政权。七家堡公社下面的每一堡又有一级不称权力机构的权力机构，叫做生产大队。七家堡村公社所辖七个大队并不反映那个年代公社编制的平均规模，大多数公社所辖的大队更多一些，铺的面积也更广一

些。每个生产大队下面又有生产小队。一个大队下有两个还是三个、十个个小队，各不相同。

搞清楚北国山区的地貌结构与社会结构，对我们往下讲述的故事是必要的。

阿隆面前的大雪也落定了，天空依然阴霾，却没有弥漫的雪花了。在清晰的视觉中，他也便从梦幻中获得现实感。当他有些惆怅又有些趾高气扬地从北国城往七家堡走时，看着远近天空下的山野，多少有一种历史如烟的感觉。

去往七家堡已然有了比几十年前宽阔的大路，被雪覆盖着起伏弯转地伸向远处的草帽岭，慢慢也便白茫茫一片了。后面来了一辆突突突喘气的拖拉机，巨大的后轮上绑着的防滑链哗啦啦响着，拖车也在颠簸中哐唧唧响着。招招手，赔个笑脸，搭两句话，他就把自己搭上了拖拉机。

当拖拉机在雪路上拱进时，坐在高高的座位上观看北国山区的雪景就有了另外的感觉。一个远不是现代化标志的钢铁机械，就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大雪纷飞中的梦幻感似乎更远了，拖拉机的马达声，铁拖车的震响，剧烈的颠簸，再加上与拖拉机手递着烟说着话，造成了一个酒足饭饱浑浑噩噩的现实感。坐在驾驶室里看着起伏的雪白山野，感到分外稀薄，而这震耳欲聋的驾驶室倒是眼前一多半世界。在轰鸣与颠簸中闻着刺鼻的柴油味，就只有听凭自己恹恹欲睡了。

不过，当他跳下拖拉机落在厚厚的雪地上，又朝前面不算太远的七家堡徒步走去时，他知道离他的故事越来越近了。寒栗中有了一种觉醒。覆盖山野的大雪失去了掩埋罪恶的能力，富丽堂皇的银色披盖下面，一座座黄土山连同山上山下“千疮百孔”的村庄，都气息袅袅地浮现出来。

第一章

阿隆知道，他要讲述的故事大概应该从 1966 年 8 月一个炎热的日子开始。

那一天，马堡村又闹革命。

自从那个叫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两个月前在北京发生之后，革命便一波波带着标语口号波及到这个北国山区的村庄里。那一天，阳光照例白热刺眼，大队干部敲锣吹哨通知去打麦场上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大会，有线广播小喇叭也在家家户户的窑洞、房屋里嘈嘈杂杂地响着通知。爹娘还有三姐都拿起了小板凳。一家姐妹四人，大妮、二妮已经出嫁，三妮就板起了姐姐的面孔，扫过眼来说：“秋妮，你怎么还愣着神？”

秋妮一定是从恍惚愣神中醒过来，眨眼瞟了一下三姐，说：“你们先走，我在找我的毛主席纪念章。”做爹的转过一张红陶瓦罐一样的面孔看了看她，翻着厚嘴唇说道：“咱们是中农，团结对象，没什么怕的。”秋妮还在瞅着地上想什么，这时抬起头扫了爹一眼道：“我知道。”

爹娘和姐姐从暗黑的窑洞里迈到外面的光天化日中了。民兵们扛着枪三五成群地在村路上跑来跑去，红袖章在炎热的阳光里一闪一闪的。秋妮在暗黑的窑洞里东张张西望望，像是寻东西，其实是在寻自己的心思。

从今天一早听到革命消息以来，她就心神不定了。北国城里

的红卫兵“破四旧”，要将一批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遣送回农村交贫下中农批斗。马堡村被遣送回来的正是顾克的父亲顾校长。顾校长的父亲也就是顾克的爷爷是马堡村的，成份是富农。过去，顾老头因为儿子在城里当干部，村里人对他还算客气。这次城里的红卫兵通知遣送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顾校长回村接受批斗，村里也便对顾老头大张旗鼓革开命了。这会儿全村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大会，重点批斗对象就是顾老头。

秋妮在暗黑的窑洞中看着外面白日里的村子，她家的窑洞高，看见一队一队的人顶着白日头像羊群一样往一个地方汇集着。她又在窑洞里有点愣神地寻寻觅觅，其实还在寻觅自己的心思，最后，她在窑洞深处的一个小土洞里摸出一个小红布包袱。走到门口光亮处打开，里面包着几样她心爱的小东西，其中有一个巴掌大的硬皮小日记本。翻开红色的笔记本封面，看到第一页上写着几个字：奋发图强。签名是顾克。这是半年多前她与回村看望爷爷的顾克结伴踏着大雪去城里时留下的纪念。她收下这个礼物后，贴在胸前，久久目送着远去的顾克。

现在，笔记本里已经一页一页写满了她的字迹。

她把笔记本合上，仔细地包好，塞回到小土洞里。从小在三个姐姐的眼皮底下长大，她习惯躲开她们的目光，隐藏自己的秘密。现在，她知道自己十六年来最大的秘密是什么了，就是那个大雪天并肩行走留下的一切。半年多来，她几乎每天都想到与那一天有关的事情。她还曾经和顾克通过两次信。为了不使顾克的回信落到父母和姐姐手里，一些日子中她天天跑到七家堡公社的小邮局等邮递员。

此刻，她的心绪挺忙乱，对眼前的大革命缺乏足够的理解。

按照阿隆现在的想象，那时的秋妮一定是在懵懵懂懂中想着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情：要不要写信告诉远在北京的顾克？怎样

写？写些什么？

如果没有任何编造故事的矫情，深入人物的心理，倒可以体会到顾克的父亲要被遣送回村的消息带给秋妮的倒是有点兴奋的紧张。一个毫无道理的比喻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好像一个行将出嫁的女孩正在等待婆家迎亲队伍的到来。当然，这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比喻。

无论如何，早晨一听到这个消息，她就处在说不清楚的半兴奋、半惊恐的紧张之中。正是从这时起，她才发现自己与顾克有一种不平常的关系。当然，这个山村的女孩绝不会自省到这一点，她只是不由自主地觉得该为顾克做点什么。大半个时辰，她一直在焦灼中愣着神，而且在这前所未有的焦灼中，发现自己长大了一些。

一个从小只知道在姐姐眼皮底下隐藏小秘密的女孩，现在多少有点突然地萌发出一个自己也说不清的决心来。

就这样，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农家的姑娘迈出了暗黑的窑洞，走到无处躲藏的白里头里。

打麦场上的批斗大会，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全部特征：夏日的炎热，革命的威严，大队干部不高不低的权力，民兵手中步枪的严肃，革命群众振臂高呼的口号，全村一二十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低头弯腰接受批判的颤栗。秋妮与父母、姐姐坐在一起，也跟着前后左右的人举手呼口号。她看到顾克的爷爷顾老头又瘦又跛地大弯腰撅在那里，像一棵折断的枯朽老树。

在那个革命的浪潮中，秋妮绝不会怀疑革命本身。然而，她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一点特殊情绪，倒也不一定。总之，她知道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一直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也知道阶级斗争有时是跟着上边大形势走的。说到活生生的人，村里的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仇恨，除了照章办事地呵斥他们义务扫